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ark, moody photograph of a tunnel entrance. A hand is visible in the lower right, holding an open book that is illuminated by a warm, golden light, creating a strong contrast with the surrounding darkness. The texture of the tunnel walls is visible, showing some moisture or condensation.

Ernesto Sábato

埃内斯托·萨瓦托 著

徐鹤林 译

El Túnel

隧道

曾经有一个也许能了解我的人。
但是，此人恰恰是我杀死的那个人。

上海文艺出版社

Ernesto Sábato

埃内斯托·萨瓦托 著

徐鹤林 译

El Túnel

隧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隧道/(阿根廷)萨瓦托著;徐鹤林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
ISBN 978-7-5321-4229-3

I. ①隧… II. ①萨…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阿
根廷-现代 IV. ①I78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8230 号

El Túnel by Ernesto Sábato

Copyright © Ernesto Sábato 1948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uillermo
Schavelzon & Asociados, S. L. Agencia Literari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1-412 号

特约策划:彭 伦 姚云青
责任编辑:刘晶晶
封面设计:董红红
封面摄影:王 寅

隧 道

[阿根廷]埃内斯托·萨瓦托著
徐鹤林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总 经 销 处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75 字数 87,000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229-3/L 3268 定价:20.00 元

译者序

1911年6月24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罗哈斯的一个家庭里诞生了他们的第11个孩子,取名埃内斯托·萨瓦托。他的父亲弗朗西斯科·萨瓦托是个意大利人后裔,经营着一家小磨坊。严厉的家庭管教在埃内斯托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在家里不兴哭泣,不能过分表达感情……漫漫长夜里,我所感到的害怕和幻觉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注:安赫拉·B.德列皮亚内引自萨瓦托1973年的一封信,下同)在故乡读完小学后,他到拉普拉塔去上中学,并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数学里有我孤独的学生生活所缺少的秩序、纯净”。中学毕业后,他进入了拉普拉塔大学的物理—数学科学系学习。

1930年9月6日,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宪法政府被推翻,由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热血青年萨瓦托积极地投入到斗争的行列,曾经进行过几次恐怖活动。他参加了共产青年联盟,并成为它的领导人之一。1938

年,他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他又得到去居里实验室工作一年的奖学金。在巴黎他接触到的超现实主义,引起了他的共鸣。他认为超现实主义的实验打开了通向包括潜意识在内的人类内心活动的闸门,是可以恢复人类精神力量的途径。正是在这个时期内,他决定了自己的人生走向。他放弃了自己一直喜爱和从事的物理科学研究,因为他认为理科本身是客观的,但从本质上它是超道德的,甚至会变成奴役和毁灭的工具。他开始关注人文哲理,关注人类的命运,用文学的形式揭示现代人的内心冲突,理性和本能的冲突,并以此为出发点,抨击社会结构的时弊。

萨瓦托的大量作品是涉及社会、文化、文学的散文。《永不重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涉及的题材。1976年至1983年,由政变上台的军人控制和掌管政府,对人民采取高压政策,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当民选政府重新执掌政权后,成立一个“全国失踪人士委员会”,对受迫害人士进行调查。萨瓦托被任命担此重任。在该委员会结束时,由他主笔写出了一份报告,标题为《永不重现》。它除了罗列8960名失踪人士、340个关押点外,还揭露了对这些人系统地施加的各种残酷刑罚。更为重要的是,萨瓦托从历史、社会、政治、经济、体制

和精神等层面上详细分析了它产生的原因和以后如何才能防止它的再现。

萨瓦托一生只写了三部小说。《隧道》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发表于1948年。这部小说开创了拉美小说的一个新的方向，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小说一出版就立刻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诸多赞誉，法国文学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马上推荐把它译成法文。很快它也被译成欧洲的几种主要文字。

就拉美小说的发展历程来看，《隧道》的出版意义确实很大。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拉美小说的起源和发展一直受到欧洲的影响。作者加上读者只是拉美人口总数中的少数，而且这少数中的大部分接受的都是欧洲教育。小说中的拉丁美洲是欧洲人眼中的拉丁美洲。出于猎奇，对这块新大陆大自然的描写压倒了对人物的刻画。农村题材充斥在各类文学作品中。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才有所改观。包括萨瓦托在内的几位先驱式的人物，首先尝试用拉美人的眼光来审视新大陆，在把小说的题材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同时，突出了事对人物的刻画。萨瓦托的重大贡献在于他细腻地描述了人物的心理活动。所以，他后来被贴上心理现

实主义的标签；虽然他本人从来没有赞同过。

《隧道》是一部篇幅不长的小说。以主人公胡安·巴勃罗为第一人称叙述了他同玛丽娅从认识、交往、恋爱、猜疑到最后把她杀死的过程。所以，它的表层结构有点像侦探小说。但是它又没有这类小说中常有的悬念。因为小说一开头就由胡安·巴勃罗之口说出他自己就是凶手。胡安·巴勃罗的有些话可能会对我们理解小说和体会作者的意图有所帮助。“我试图对我的每个行动作出辩解的该死的怪僻”，“我想清晰地想一想……我逐渐习惯于控制它们(念头)和严格地整理它们”，这些话同下面的话是对立的：“是你为我开启了一个黑暗和广阔的前景，我直觉地感到一种直到此时还未苏醒的巨大力量在我的身体里暴发”，“我企图绝对严格地想，因为直觉告诉我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了。”胡安·巴勃罗和玛丽娅是偶然相遇而认识的，他的凶杀是把直觉和理性都膨胀到了荒谬的程度：“玛丽娅和妓女有相似的表情，妓女假装愉悦，玛丽娅也假装愉悦，玛丽娅是妓女。”但“我必须只能接受逻辑的支配”。主人公试图通过猜测把一大堆不可理性解释的事联系在一起，并在逻辑的支配下梳理它们。理性和直觉的冲突中，酿成了悲剧。这可能就是这部小说深层次的含意。

今年的4月30日,埃内斯托·萨瓦托在圣卢加雷斯溘然去世,终年99岁,离他100岁的生日仅差2个月。我们原想以《隧道》中译本作为一份小小的礼物祝贺他的百岁生日。很遗憾他再也看不到了。写下这些文字作为对他的追思,是为序。

徐鹤林 2011年5月

目录

001	译者序
001	隧道
160	附录一：萨瓦托小传
163	附录二：对话萨瓦托

隧 道

我想只要说出我的名字是胡安·巴勃罗·卡斯特尔，是杀死玛丽亚·伊利巴内的画家，大家就能够回忆得起这桩案子，对我这个人也就无需多作解释了。

虽然，鬼才知道人们的回忆是个什么玩意儿，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忆。实际上我一直认为，没有什么集体的回忆，或许它只是人类的一种自卫方式而已。“过去的一切都是好的”这句话并不意味着在过去坏事要少些；只不过人们把它们——幸运地——给忘记了。当然，像上面这样的话是没有什么普遍意义的；例如，我的特性就是偏向于回忆坏事，因此，如果不是因为我认为现在同过去一样可憎的话，几乎可以说“过去的一切都是坏的”了。我记得的灾祸、无耻和残酷的面孔以及坏事是如此之多，以致对于我来说，记忆就像一束可怕的光线，它照亮了一个充斥着耻辱和肮脏的博物馆。有多少次，在读了一则报纸的一则刑事新闻后，我沮丧地在画室的角落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但是，事实上报纸并不总是刊登人类最可耻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罪犯往往是最清白的人、最无辜的人；不是因为我在人才下这个结论的；这可是诚实、深刻的信条。

这个人是有害的吗？那就把它干掉算了。我把这种行为称之为壮举。请想一想，如果让这个人继续扩散他们的毒素，只采取匿名信、诽谤和其他类似的做法来抵消他们的影响而不去直接消灭他，那会给社会产生多么严重的恶果呀！至于我本人，我必须承认，现在我感到十分遗憾，因为自己没有充分利用自己自由的时候干掉我所认识的六七个家伙。

世界是可憎的，这已经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了。只要举一事实就足以证明它了：在一个集中营里，一位曾经的钢琴家因为抱怨肚子饿而被逼吃下一只老鼠，那可是一只活老鼠。

不过，现在我不想谈这件事；如果以后还有机会，我会再多谈一些关于老鼠的事的。

我已经讲了,我的名字是胡安·巴勃罗·卡斯特尔。人们可能要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我书写自己的罪行(我不知道有没有说过这话),特别是还要找一家出版社。我非常熟悉人的心理,他们肯定会想到自负上去。随他们去想吧!与我丝毫无关。很久以来,公众舆论和人们的公正对我来说就已经无所谓了。那好吧,就算由于自负我才公开这桩罪行的吧。归根结底,我像任何人一样,是个有血有肉、有骨有毛的人。因此,我认为,过分地要求我具有特殊的品行是非常不公正的,特别是对我而言。有时候,有人认为自己是个超人,结果却发现自己也是一个不洁净的、没有信义的卑贱之人。关于自负,我无可奉告;我认为谁也不缺乏这种人类进步的崇高动力。我对那些带有爱因斯坦式谦虚的先生或类似的先生不禁哑然失笑,原因:名人易谦虚,我是说:“貌似谦虚”。还在想象它是根本不存在的,却又突然发现它的更精巧的方式:谦虚的自负。这种人我们见得还少吗!甚至像基督这样一个既现实又有象征性的人也会说些自负或至少是高傲的话语。莱翁·布劳^①又

^① 莱翁·布劳(1846—1917),法国作家。

怎么样呢？他在为对高傲进行控告的辩护中说道，他为那些不及他一半的人操劳了一辈子。自负会出现在各种意料不到的地方：它同仁慈、自我牺牲、慷慨孪生在一起。我小时候，想到母亲有一天会死去就悲痛欲绝（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慢慢地知道死不仅是可忍受的，而且是可慰的）。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母亲会有缺点。现在她已经去世了，我应该说她真好，因为人也就只能达到像她这样好的程度了。但是，我也想起，到了她晚年时，我已经长大成人了，在她那些最美好行为的后面发现了一种非常细微的自负或者骄傲，一开始，我的内心是多么痛苦。为她进行癌切除手术的时候，我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为了能够及时赶到，我在路上两天两夜没有睡觉。到她病榻边时，她那死人般的脸，挣扎着朝我微微一笑，并且咕哝了几句安慰我的话（她是在对我的旅途辛劳表示安慰呀）。对于能这么快地赶到，我的内心隐隐约约地升起了一种自负的傲气。为了使大家了解我并不自认为比别人好多少，我才透露了这个秘密。

但是，我并不是由于自负才写这桩罪行的。有点骄傲和傲气的说法我也许会接受。但为什么要热衷于对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作解释呢？当我开始写这桩罪行时，我决心不作任

何性质的解释。我想把它写出来，如此而已。不喜欢它的人，就别读它，尽管我不相信他们会听从我的意见，因为正是那些到处寻找解释的人才是最好奇的人，我想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放弃从头到尾读一桩罪行的机会。

我可以先不讲促使我写下这几页自白的动机，但因为我不想离题太远，还是说实话吧，其实是很简单的：我想，由于我现在的名气，许多人会读它，虽然，一般来说我对整个人类，特别是对阅读本书的读者不存多大的幻想，但还有一丝微弱的希望在鼓舞着我，即总会有人理解我的，哪怕是只有一个人。

也许有人会问：“手稿就会被许多人传阅，为什么仅是微弱的希望呢？”这类问题我认为没有意义的，但是，也应该预见到它们，因为人们经常提些没有意义的问题，对它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它们想得毫无必要。我可以在一万个俄国人的大会上声嘶力竭地呼叫；没有一个人会懂我的话。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曾经有一个也许能了解我的人。但是，此人恰恰是我杀死的那个人。

大家都知道我杀死了玛丽亚·伊丽巴内·温特尔。但没有人知道我是如何认识她的，我们之间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杀死她的念头又是怎样逐渐地形成的。我要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因为虽说由于她的过错，我受了不少罪，但我也没有想成为完人的愚蠢念头。

一九四六年“春之厅”里，我展出了一幅题为《母性》的画。其风格类似许多前人的风格：像评论家用他们不可忍受的切口来说，该画结构严谨、线条分明。总之，此画具有那些饶舌者经常在我的画布上发现的各种特征属性，包括“一些深刻的理性”在内。但是，通过画面左上方的一扇小窗户还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小画面：荒凉的海滩边上有一个眼望大海的女人。她望着大海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可能是等待已经消失了的遥远的呼唤。我认为，这个画面提示了一种忧郁的绝对的孤独感。

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画面，人们只朝它匆匆瞥上一眼，觉得它仅起装饰作用，无关紧要。似乎没有人看懂这个画面是最关键的部分，只有一个人例外。那是在开幕的一天，有一位陌